

## ◎ 大謬不然

【釋義】 謬，冫一又、，錯誤。「大謬不然」指大錯特錯，與事實完全不符。語出漢·司馬遷〈報任少卿書〉。

【近義】 大錯特錯、荒謬絕倫

【反義】 千真萬確、合情合理、無庸置疑

【典故】 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是太史令司馬談之子，在父親過世後繼承父志，繼任太史令，從事編載史事兼掌天象曆法的工作。武帝天漢二年，李陵帶兵五千力戰匈奴十餘萬人，後因寡不敵眾，力竭而降，使得武帝大為光火，下令誅其全家。司馬遷出面為他辯護，也因而觸怒了武帝，被捕下獄並處以腐刑。出獄後轉任中書令，決心效法先賢在逆境中憤發的精神，完成太史公書，即現在的《史記》。司馬遷受刑後，他的老朋友益州刺史任少卿寫了封信給他，告訴他賢臣應有的作為。司馬遷看了後也回信，陳述對李陵之事的觀點以及受辱的經過。並說自己一向對皇帝忠心耿耿，努力做好應盡的職責，卻發生這種「大謬不然」的事，情何以堪？決定學習屈原、左丘明、孫武等古人，發憤著書，以成一家之言。「謬」是錯誤的意思，「大謬不然」指事情十分荒謬，錯得離譜。後來「大謬不然」演變為成語，就用來指大錯特錯，與事實完全不符。

【用法】 大錯特錯，與事實完全不符。用在「愚昧荒誕」的表述上。

【例句】 1. 過去的人們一直認為太陽繞地球轉動，其實大謬不然。  
2. 有的人以為大學畢業就不必再讀書了，這是一種大謬不然的想法，人生應該活到老學到老！

## ◎ 終南捷徑

【釋義】 唐代盧藏用舉進士而不受重用，乃隱居終南山以求高名，做了大官的故事。典出唐·劉肅《大唐新語·卷一〇·隱逸》。後用「終南捷徑」比喻可以達到求官、求名、求利的便捷途徑。

【近義】 捷徑終南、南山捷徑

【典故】 終南山距離唐代京都長安很近，常有朝中顯要入山尋幽訪勝或是燒香拜佛，隱居在此的居士因此頗有入朝為官的機緣，所以終南山一直被當成尋求官職的捷徑。盧藏用就是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。他在舉進士第後，並未得到重用，所以就隱居在終南山，後來果然被召入宮中任職，從此一帆風順，屢獲升遷。當時有位道士司馬承禎，他生性淡泊，不求仕宦，一直隱居在天臺山中，因德高望重，數次被皇上召進朝廷問道。睿宗時，司馬承禎又被請入宮中，當他再度要求歸返天臺山時，盧藏用指著終南山說：「您要隱居，那裡就是個好地方，何必捨近求遠呢！」

司馬承禎知道盧藏用的過去，於是回答：「依我看，那裡應該是求官的捷徑吧！」盧藏用聽出他話中的譏刺意味，不由得感到非常的羞愧。後來這個故事被濃縮成「終南捷徑」，用來比喻可以達到求官、求名、求利的便捷途徑。

**【用法】** 比喻可以達到求官、求名、求利的便捷途徑。用在「速成之法」的表述上。

**【例句】** 1. 找到適合的代言人，是廠商拓展市場的終南捷徑。  
2. 許多公眾人物把熱心公益，當成沽名釣譽的終南捷徑。

## ◎ 你忍耐，他受損

有一位影劇界的朋友告訴我一個生活小插曲：某次錄影她打電話叫了無線電計程車回家，下車時計費表上顯示的是一百八十元，她拿出兩百元給司機，司機默默的收了。以台北市的計費標準，表上加十五元等於車費，她稍微等了一下，以為司機會找五元給她，但司機一點動靜也沒有，她想，算了，才五元嘛，就拉開車門下車了。關上車門的那一剎那，她才恍然想起自己是叫無線電車的，按規矩需再加叫車費十元，是她還欠司機五元才對。於是她又敲敲前車窗，趕緊把五元再遞給司機。司機冷冷的搖下前車窗來，說：「哼，虧妳想到了，不然我還以為，連妳這樣一個名人，也想貪我五塊錢的小便宜！」

雖然誤會是化解了，但我這個朋友心裡老大不舒服，她說：「他為什麼不直接告訴我，我少給了他五元呢？」

在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五元，在這給了我們一個啟示：是不是有些時候，我們像那個司機一樣，無聲的在忍耐著某個人的作為，而事實上，我們的沈默反而誤解那個無辜的人，讓他根本不知道哪裡得罪了你？你心裡因為這樣不舒服，他的名譽也因而受損。為什麼你不說出口呢？

很多類似這種「五塊錢」的問題影響了我們的朋友情誼、愛情品質、人際關係，甚至家人的情感。

婆婆嫌媳婦洗的碗不乾淨，怕變成壞婆婆，隱忍不說，自行把媳婦洗過的碗再洗一遍。媳婦當然老大不高興。覺得媳婦的菜不順口，硬把每餐攬來自己弄，背地裡又感到自己好委屈。

辦公室亦然，你雖然喜歡助人，但因別人搞不清楚你「助人」的尺度為何，常做出你認為過份的要求，你默默做了，卻咬牙切齒在心裡，在別的同事面前對他表示不屑，也是常有的辦公室情事。

忍，不一定是美德。除非你忍了就忘了，但有幾人能夠呢？我們想認虧了事，不願表達自己的看法，但在無意間，我們卻以成見傷害了彼此的關係，或無辜者的名譽。古人說「不知者無罪」，如果對方並不知道他哪裡得罪你，你的忍耐，只會造成他受損而已。忍耐人的時候，臉色通常很難好看，如果你忍耐的對象是自己很親密的人，他的情緒和你們的關係，一定受損得更厲害！

# ◎ 平反，難，難如上青天！

文·曾志朗

文取自《科學人雜誌》2012年第126期8月號

不實的訊息一旦被聽到了，理解了，也產生新的聯想了，那後來出現的真相，不管出現多少次，都很難去除以前所認知的不實訊息。

9月的前三個星期，我在國外開了三個國際學術會議，做了幾場主題演講，一路奔波，雖然累，但收穫很多，感覺很充實，因為聆聽許多著名學者的演講，也熱烈參加研究議題的討論和規劃，學到了好多新的知識，看看別人的研究進展，更加感到自己的不足，懷著「見賢思齊，要更加努力」的決心，回到台灣。

因為時差的關係，睡不到幾個小時就醒了，躺在床上看看書，眼睛痠了，再睡。沒多久，又醒了，索性起來，開車上了高速公路，進研究室幹活！習慣性的先打開電腦，上網瀏覽最新的科研發展訊息。一眼看到一篇有關法國揭發菸草的秘密戰爭的文章，攫住我眼光的是一個法國字「Changeux！」。文上說「這個手寫的大字體，尾隨著一個驚嘆號，聽起來就像是勝利的呼喊。」

「Changeux！」會引起我的注意，是因為它是我景仰的法國神經生物學家尚則（Jean-Pierre Changeux）的名字。報導說，「Changeux！」這張便利貼就貼在尚則向美國菸草研究會（CTR）申請研究經費的信上，夾在法國《世界報》挖掘的大量菸草業界「秘密檔案」之中，而菸草研究會表面上提供經費給科學家進行研究，但眾所周知它其實是菸草業的「白手套」。1992年，在尚則提出研究計畫前的一年半，《華爾街日報》公開一項調查報告，指出該研究會應該為「美國經濟史上的造謠活動」負責！尚則當時已是很有名的科學家，實驗室研究經費相當充足，竟然仍要向這惡名昭彰的研究會申請經費，令我不知怎麼樣去看待這位在我心目中始終是英雄的科學家！

為什麼菸草研究會要造謠漂白，當然是為了商業利益。1998年，美國加州的法官芬克爾（George Finkle）在檢視過許許多多菸草業的內部文件之後，敲槌認定「菸草商透過菸草研究會來欺騙大眾」。以尚則來說，菸草研究會挹注給他的經費，促成了好幾篇論文的發表，包括刊登在《自然》期刊上的兩篇研究，引起媒體注意，並廣為宣傳，說「尼古丁握有止痛的關鍵」。這個結論到現在為止仍有爭議，但很多信以為真的癮君子，卻常常拿這個「科學證據」，抗議政府和世界衛生組織的禁菸政策。我的一位戒不了菸的朋友，就會找出菸草公司的傳單，振振有辭的告訴我：「《自然》期刊不是最有權威性嗎？你們這些科學家，還在反對什麼？」

這則新聞帶給我的震撼以及背後隱含的訊息，讓我接下來的好幾天就更睡不好了，整天都在想，為什麼不實的資訊一入腦就很難去除，即使是後來更多、更嚴謹的科研所得到的證據，加總起來有一「拖拉庫」，記住最早資訊的人仍無視這些證據，信者恆信呢？舉幾個最明顯的例子，就知道不實的訊息一旦入駐心中，社會要付出的代價有多麼高！

## ◎ 傷口

我永遠記得那條時而平坦暢直、時而蜿蜒泥濘的小路。那是我第一份工作的必經路途，常常為趕九點打卡，我總是卯足了勁，催著老爺摩托車勇往直前。

這是條堤外便道，往來的車速相當快，當然偶爾會見到摔車的騎士躺在血泊中，但我卻從不認為自己會是其中的一份子。

一次採訪工作結束，我趁著雨停之際，想趕在下班前回公司將稿件謄好，但完全沒料到這條路由於近日正在拓寬，加上下午的雷雨，整條路變得像泥沙侵襲過的戰場，放眼望去盡是一片黃土。我沒放多少的心思在路況上，滿腦子都是剛與受訪人的談話以及撰稿的大綱，就在為躲避一輛前方的來車之際，我緊急煞車反而使得前輪隨著軟滑的泥土來了個大轉彎，就這樣我摔了出去，整個人栽在泥濘裡，眼鏡落在額頭上，全身粉紅色的套裝頓時成了土窯雞的顏色。

我完全沒感到一絲的痛楚，只是懊惱待會兒如何進公司，正當我以為沒事起身時，才發現眼鏡已扭曲變形，而我的額頭正冒著溫熱的鮮血。這下我才覺得事情嚴重了。

我慌張地用手招呼著經過的車，但都沒有一輛願意停下來。我想起昨天報紙裡的一則新聞，說是一個原本無辜的路人送傷者進醫院，竟被家屬指責為肇事者，我的心涼了一半，報紙上諷刺的劇情竟會發生在我的身上，從來都不曉得向陌生人求助竟如此困難，眼淚混和著血從臉頰滑至嘴角，我嚐到痛苦的滋味，不過不是來自傷口，而是心。

然而就在我手足無措時，一輛軍車停了下來，車上一位軍官帶著一盒面紙走到我身旁，他不斷地幫我擦拭臉上的血跡，並將折疊好的手帕壓制住我的傷口。

「疼不疼？」他一面帶著外省腔調的口音問著，一面將我扶到車上趕往最近的醫院，而我卻發不出一點聲音。走進急診室大門，他緊張地叫喚醫生，宛如我是他的女兒般地謹慎，幫我填完所有的資料、聯絡家人、向公司請假。當醫生為我注射麻藥時，準備進行傷口縫合時，他緊握著我發抖的手，輕輕拍著我的手背。他不斷地在旁叮嚀，這是女孩的臉，一定要把傷口縫整齊，將來復原的時候才不會留下疤痕。我含著淚不斷地向他說謝謝，但他卻深深地嘆口氣，當年他的女兒車禍重傷，就是因為怕被誣陷是肇事者，沒人敢送她到醫院，白白喪失了生命，現在他那麼做只是為了彌補心中的遺憾。

聽完他的話，我卻說不出安慰的話，他心中的無奈與徬徨和無措的我是一樣的。

這世界變成什麼樣了？大多數的人為何為少數不負責的人受懲罰？

「可是只要有我在，就不讓任何的遺憾發生。」他走之前對我說了這句話。那時，他雙眼發亮看著我，就好像我是她的女兒。我深深地感動，世界的溫暖又回到我身上。醫生縫合了我的傷口，他卻縫合了我破碎的心。